·条街跨越了-一千三百多 年,它叫三月街。

三月街是一条街,扎 根苍山脚下,形成六万平 方米的街区:三月街不只 是一条街,白族人有火把 节、栽秧会、朝花节、三月

好

集

街节等传统节日. 三月街节是其中最 盛大的节日之-上世纪90年代初 明确为大理州各族 人民的法定节日。

杨 三月街的起 源:相传隋末唐初, 苍洱大地上盘踞着 女恶魔罗刹,百姓 遭殃,观音大十来 到大理,施展法术, 隆服了罗刹,各族 人民为表达感恩之 心,每年三月十五 聚干苓山中和峰麓 讲经说法, 南诏时 期逐渐成为贸易集

市。因此,三月街也称"观 音市""观音街"。

《大理县志稿》记载: "盛时百货生意颇大,四方 商贾殆十万计……马骡、 药材、茶市、丝绵、木材、 磁、铜、锡器诸大宗。每逢 三月街时,街上人山人海, 商贸云集, 货物琳琅满 目。"同时举办赛马、霸王 鞭舞、对歌等民俗活动。 大理是两南丝绸之路与茶 马古道的交汇处,可以想 象,当年贯穿川、滇、藏并 延伸至东南亚的茶马古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 道,马帮的铜铃一路摇到 三月街,"昔日繁盛几春 秋,百万金银似流水"的盛 况。如今,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三月街, 不局限干每年农历三月十 五开始的庆典,新增每月 四天的赶集日,如同老树

> 桩长出新枝芽。干 是,我也有机会穿 过"千年赶一街"的 牌楼,去探看寻常 月份里千年集市的

裹入人潮,满 眼绚烂。密密麻麻 的冰箱贴,把花草 菌子凝聚在方寸之 间。一块椭圆形底 座的松木板上,-朵松茸菌的伞盖染 着晨曦的胭脂红. 菌褶露出褐色的纹 路,菌柄胖乎乎直 挺挺,玫瑰花的花 苞刚刚绽放,紫罗 兰托起一棵翠绿的小松

枝,松茸仿佛刚从松针堆 里挖出来。凑近闻,有淡 淡的松木香。戴蓝布头巾 的阿姐看出我中意这-款,指着这些冰箱贴说: "都是去年的菌子,烘干后 再封进树脂里,就成了永 远的菌子。"我把冰箱贴装 讲双启包,如同装入菌子 的季节。游客捧着手机挨 个拍,挨个挑,因为定价平 实,没有讨价还价。由十 三个世居民族组成的大理 州人给我特别实诚的感

挪开脚步时,银器的 冷光散射过来。白族老匠 人的小锤敲得"叮叮"响, 银坯在砧子上慢慢显出蝴 蝶的轮廓,再在翅膀上錾 出细密的纹路,每一笔都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接触 的人物中,最难忘的是一位江阴 的张老板。

当时,全社会有一个热议的 话题:"星期天工程师。"指的是上 海一些企业的工程师或高级技师 利用星期天去苏浙民营企业打 工,赚点外快补贴家用。

这个现象,自然引起争论。 有人反对,直指这样做是挖国企 墙脚,造成人心浮动。有人支持,



画到梅花梦亦香 (中国画) 唐吟方

透出能工巧匠的精思。边 上一只老银盒,锁扣是朵 立体的山茶花,"这是民国 时马帮婆娘的首饰匣子, 现在年轻人不爱这些重 物,就多打造轻巧的吊 坠。"他举起新做的银链, 坠子是片银质的茶叶,看 那叶脉,像极了滇红。

或许是随了我的个性,女儿在家里 待不住,每天都要往外面跑。外面的一 切对于孩子都那么新鲜,不要说她,我也 常常觉得新鲜。 周末的时候,我和妻子带她去市区 的商场玩耍。商场里弥漫着面包温热香

把笑脸留给孩子

王啸辰

甜的气息,让人不自觉地走了进去。女 川迈着稚嫩的步伐晃荡了一会川,最终, 在一个展示柜前停下,指着里面的糕点 发出了表达惊喜的"哦-一"的声音。我 的视线顺着她指点的方向穿过展示柜的

玻璃落在了几块松 饼上,松饼表面用 巧克力勾勒了几 笔, 画出了一张简 

脸把我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一个阴沉 或许不想让我失望,拿了一个松饼去结

那本是明媚的一天,母亲带我坐上 了开往惠南镇的沪南线公交车,那时的 我比女儿现在稍大。那时候的惠南镇还 是南汇区(县)的中心城区,我们老南汇 人称去惠南镇为去南汇,称去市区为去 一路上几乎只有人上车,没见到 上海。 有人下车。车厢时而跳跃似的颠簸,让 我头晕目眩,想吐。

在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 们总算到达了终点站南汇汽车 站。我在下车的那一秒,被眼前 的景象震撼到了,那是我第一次

看到那么多的人。南汇汽车站正对着南 汇步行街,二十多年前步行街的路面建 设自然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但热闹程 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街道两侧的各色 百货、服装、小吃店里人头攒动,中间泥 泞土路上卖金鱼、玩具的地摊前人流络 绎不绝,似乎全南汇能走路的人都来了。

母亲带着我算是乡下人讲城,看什 么都有意思,但什么都没舍得买,直到中 午才花钱买了一碗馄饨作为两人的中 饭。我们逛至下午仍意犹未尽,直到天 色阴沉、风雨欲来,才往车站赶。

车站旁的西饼屋,我第一次见到那张"笑 脸"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跟着母亲四 外打量,像走讲图书馆那样不敢大声说 话。售货员也没有管我们,似乎是见多了 我们这样的"观光客"。笑脸松饼用塑料 纸包装着放在货架上,我模仿它的笑脸, 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给母亲看,母亲被我逗 笑了。旁边的售货员察觉到了动静,来到 了我们身边,介绍道:"这个松饼一个五角 钱,买两个一块钱,还可以再送一个。"这 突然的介绍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本是为

了打发时间而来, 加之囊中羞涩,并 没有购买的计划。 我已低下头准备灰 溜溜地离开,母亲

账。但她没有听清售货员的话,她以为 是买一送一。收银员问她:"就买一个 吗?"母亲点了点头,从钱包里掏出五个 一角钱硬币放在收银台上。收银员把那 块松饼放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递给了母 亲,母亲感到疑惑,怯怯地问:"那个,还 有送的一个呢?"收银员白了母亲一眼, 便不再理睬。我嗅出了空气中的尴尬, 这种遭人鄙夷的感觉让我想哭。

在我即将哭出来的时候,我 的母亲却像一个没事人似的,对 我笑了笑, 拉着我走出了这家两 0 饼屋。心思敏感的我从这份笑意

中解读出了隐忍的意味,我不想辜负母 亲,号啕大哭只会让事情更糟,于是,我 也装作无事发生,对母亲露出笑脸。

公交车上,我们幸运地坐到了座位, 母亲把笑脸松饼递给我,我高兴地吃 完,便依偎着她睡着了,梦里满是母亲

回过神来,女儿学着松饼上的笑脸 对我笑,我也给了她一个同样的笑脸,她 乐得哈哈大笑。回去的路上,我们拿着 松饼相互逗乐,不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看着她抱着笑脸松饼,睡梦中还在偷笑 等公交车的间隙,母亲和我走进了 的样子,我的心都化了。

赞扬这是发挥余 热,帮乡镇企业 做大做强。我所 在的报社策划了 俞 果

这个专题,我们 驱车前往汀阴某企业。

中等个头略显皮肤黝黑、微 胖的张老板和他的老婆兼财务小 何,在厂门口迎接我们。张老板 说,今晚我要去无锡签合同,你们 晚饭在厂部小食堂吃,明天中午 我们一起吃饭。

小食堂摆了三五个圆台面, 其中一桌已放了白酒红酒啤酒, 看来这是为我们准备的。坐下, 上菜,举杯。菜不停地上,我们将 空盘子移到旁边的空桌上。菜还 在上,不想吃的菜也端到空桌 上。没有服务员,也不换碟。就 是不停地上菜。看看苗头不对, 我叫来厨师,"怎么回事?你们不 知道停呀,看看边上这桌也够一 桌人吃了。

厨师笑答:"我们有规定,客 人不叫停,菜就不停上。"我说: '你们厨师是不是有提成,花老板 的钱不心疼?"答:"瞎三话四,我 们擅自停止上菜,老板要扣罚我 们工钿的。"厨师嘲讽我们胃小, 说上回北方客户来,空盘碗摞叠 如柱状,立满三个桌面,恍若杂技 团表演踢碗。

哦,原来如此。这么大的手 笔,闻所未闻。心里,对这位张老 板充满了好奇。

次日中午,我请教张老板,是 用何种手段来沪挖人的? 他嘿嘿 - 笑, 笃悠悠地答道: 行业顶尖人

江阴张老板

于市场价,不能太高。高了他会 烫手,他也怕的。我借给他一辆 桑塔纳轿车,是借哟,不是送。方 便他上海江阴来回跑,同时我在 隔壁的加油站买了50元一张的 加油券,每月送他一些。每周往 返油钱蛮贵的,不可以让人家为

> 乃高人啊。 我很感兴趣他俩是怎样管理 小何开口了:讲出来也不怕 你们笑话,我们不懂理论, 也没有什么好经验,该我 们做的先做到位,凡加班 算清工作量,先付加班 费。发钱也从来"脱辰光 勿脱日脚"(指说好今天就今天,

我工作还自掏油钱。张老板真

偶尔, 也用些土办法。例如 开支票,为了防止被骗,工厂各部 门的支票申领单先交他审核同 意,签字盖章,然后到我这里。他 的名章里,暗藏一根针,盖章时会 在纸上留下针孔。我收到申领单 后,举头望明月,看是否有针孔。 我们还约定, 阴历单日签名横写, 双日竖写。凭这两项防伪术,我

顶多仅上午下午的差异)。我们

讲信誉,工人也从不拆烂污。

我们听了大笑, 叹道, 民间智 慧无穷啊! 张老板接着补充道: 这也是有灵感的。我以前干过铅

才出具支票。

到大理,因为喜欢,就住了

再往上走, 闻到醇厚

的草木香气。彩色糯米饭

在竹蒸笼里冒着热气,像

是彩虹落在蒸笼里。隔壁

摊位的中年男人在砧板上

揉饵块,裹上肉酱、

酸菜和折耳根,极

像我家乡温岭嵌

糕。炸乳扇的油香

很霸道,乳扇在油

我拿着饵块和炸乳

锅里蜷曲,甜香混着奶味。

扇,透过人群看见一幅布

帘上写着"你说天长,我就

递酒",多么有情绪价值的

文案。我挤进摊前,看个

究竟。摊位上摆着古法酿

造的玫瑰醉红颜、桂花落

金盏、青梅酿春愁;也有新

派花酒如樱花月色、茉莉

清露……我在小桌子边坐

下来,白族大哥用竹勺舀

起酒液,在我眼前划出优

美的酒线,酒杯是剑川木

日染红酒杯,看花瓣显现

风花雪月的图腾。三月

街,一瞬千载,它是千年叠

暮色中,我看苍山落

才都是头上的 皮匠,走街串巷修补锅盆桶罐。 虱子,明摆着的 嘛,挖人要挖 我们厂的 这位是技师型 丁程师,非常能干。给的酬金属

心。

这行当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作 拿痰盂桶当镜子照。你修补痰盂 桶,先要拿着它面向天空,看哪里 漏光补哪里。众人哄堂大笑,说 这完全是间谍片的情节。小何又 言,我当然不会当场举头望明月, 一般叫他们过会儿来拿支票,然 后偷偷照"镜子",看光斑。 临走前,我忍不住偷问:你这

名章针孔的事,也敢和我们聊,不 怕漏风? 他嘿嘿两声:"这怕什 么,这针孔戳在哪里是有讲究 的。"他的话愣得我一个踉跄接 个趔趄。

我懂了,他文化程度不高,但 悟性极强。他说,江阴有种名酒 "黑酒",糯米酿的,视之若

胶墨,入口甜醇浓郁,后劲 极大。好酒! 以后有机会 送你喝,养精活血。

我答,知道这个故事, 杜康酿此酒,刘伶一醉三年。传 说杜康在对糯米进行蒸煮时,刘 伶到访,杜康忙于接待,竟将一锅 酿酒的米饭煮成焦黑,两人觉得 丢了可惜,决定用此米饭酿酒。

我也感慨:树伤出琥珀,饭焦 酿黑酒。江阴人的胆识和才干配 得上这个传说。张老板紧握我的 手:"知音呀,以后每月送你两箱 黑酒。"

我摇摇手:"别黑我。"张调 笑道: "黑酒黑红黑红的,是红得 发紫那种颜色,肯定肝你!"握手 作别。十几年后,张老板红了,成 了上市公司董事长。谁红无所 谓,但黑酒能红人,果然!

暑假

里

加

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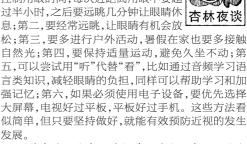
防

近视对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 尤其是高度近视可能发展为病理性近视,对视力造 成不可逆的损害。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 青少年来说,近视问题更会直接影响身心健康和未 来发展。究其原因,现代生活方式的改

变是导致近视早发、高发的重要因素。 如今, 手机等电子设备已成为生活必需 品,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各类屏幕,眼 睛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再加上繁重 的课业压力、家长的高期望以及长辈 的溺爱,孩子们的用眼负担更是雪上 加霜

面对近视问题,预防才是关键。家 长们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要清醒认 识到目前所有的治疗手段都只能暂时 矫正视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 论是普通的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OK 镜),还是离焦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 液,都只能起到缓解作用。至于市面上 各种护眼仪、按摩仪、理疗仪、熏蒸、眼 贴、针灸、埋穴等产品和方法,其效果有 待于循证医学的进一步验证。与其等 到近视发生后再来补救,不如从一开始 就做好预防工作。

根据多年近视防控经验,笔者总结 出几个简单实用的建议:第一,要注意 控制用眼时间,每次近距离用眼不要超 过半小时,之后要远眺几分钟让眼睛休 息;第二,要经常远眺,让眼睛有机会放



(作者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层层叠叠的普洱茶饼上印 下来。平日雕刻菩提果, 着"老班章""昔归""冰岛" 每月四天揣着雕件来赶 "童香"等字样,揭开来看, 集。边上年轻的画师正蘸 深褐色的饼面像是盖上了 着丙烯颜料,三分钟就能 岁月的墨色圆章。 在木板上画出人物漫画, 烟草就摊在青石板 一对母女小心收好画像, 一个等候着的游客马上 坐在画师对面的椅子上。

上,散发着醇厚的香气,用 麻绳扎住的烟段,截面能 看到细密的烟筋。"这是巍 山的叶子,卷成烟棒,配茶 喝最解腻。"卖烟叶的老汉 烟袋杆上的铜嘴磨得发 亮,俨然一件古董。

茶叶的香气飘过来。

扎染布在帐篷 外挂成一片海,帐 新展,来自周城的 扎染艺人说:"这蓝 是板蓝织老生

是板蓝根煮的,白是苍山 水漂的。"这些深浅不一的 蓝纹里,藏着阳光的轨迹、 扎染人的手力,还有白族 人对"青出于蓝"的坚守。

三月街有四排辦位, 沿坡而上, 穿梭其中, 我恨 不得变成希腊神话中百眼 巨人阿尔古斯,看尽热闹 和新奇

在这里,老手艺是时 光的陈酿,新技艺似刚沏 的春茶。年轻姑娘手中的 刻刀不停地转动,游走处, 露出苍山的云,洱海的 浪。她掏出一块黑棕色的 菩提果果实,划开表皮,内 里洁白如玉。她说这是棕 榈树上长出的菩提果,产 自尼泊尔。大学毕业后来

中,才配得上它的高贵!

加的民族历史文化符号。 我一直坚信:鸡在这番礼仪

匠的老雕件。

刘亮程曾在沙湾,置了一个大 间漫歌。 锅,为我专做了大盘鸡。

哪里是一锅菜肴呵,厨师分明 是造物神的化身,借着火光和自然 之物,打造了一番新天地,仙气袅 袅,山水相依,云蒸霞蔚。又在筷 箸的拨动中,山水重整,风云变幻。

红绿黄白褐。红干椒,绿青 椒,黄洋芋,白 色的鸡肉,如山水的脊梁,

等吃了大盘鸡,嘴也利索多

舌尖还没欢舞,心灵已在山水

## 大盘鸡 安谅

了,真想放声歌唱。估计鸡的打鸣 功夫,已迅速潜入我的肺腑。

我此时也成了一阵秋风, 席 卷荡平了一片峰峦草木。

白面 条,皮带

宽,再与大盘鸡合搅在一起,长长 的缠来绕去的河水,流淌成更汹涌 的垂涎千尺了,不,至少五千里,黄 浦江就是延伸。从此也把我与新 疆缠绕得更紧了,

离开新疆之后,大盘鸡就是在 我舌尖上的一枚月亮了。每回夜 梦里,深情地舔一舔。

到新疆,不食大盘鸡,能算见 识讨中国西域?

葱蒜。而褐